

独家
报道

世界看见， 广东古村三年之变

花都塑头鱼灯照亮威尼斯双年展

本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由意大利建筑师卡洛·拉蒂担任总策展人，以“智能、自然、人工、集体”为主题。

在举办主题展的威尼斯军械库展厅，暖黄灯光照耀下的“塑头实验”展区，一套大比例的建筑模型从总体规划的视角，展现新旧建筑的空间对话——塑头古村里的民居、荷花池、新建的春阳台艺文中心、“耕学+”研习中心，这些或传统、或现代的建筑被还原进两个胶合木模型箱里。它们既是保护模型漂洋过海的运输箱，展开后也是模型展台，箱盖本身也是影像放映平台。这种机动、多样而又可持续的展示策略，与“塑头实验”的核心精神形成巧妙呼应。

“非常建筑”创始人、国际知名建筑师张永和受访时说：“我们通过模型和影像，呈现了塑头的风貌及参与乡村振兴的人物，希望这能激发国际专业及非专业人士去塑头参观游览的兴趣，去看看中国古老村落的重生。”

“塑头实验”的核心理念，根植于古村的深厚传统与悠长文脉。作为广州两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花都炭步镇塑头村始建于南宋时期，已有700多年历史。它坐拥珠三角地区罕见的规模庞大、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村面26座祠堂、书室一字排开，200多座古民居星罗棋布，17条巷道纵横交错。

2015年，塑头古村建筑群被评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塑头古村被评为“广州市文化旅游特色村”；2023年，它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县镇村名单。

“那是在2021年夏天，我们走了不少村庄，一到花都炭步镇的塑头村，立刻被这片规模庞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深深打动。”广东省唯品会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塑头乡村振兴公益项目负责人沈曼回忆道，“塑头古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中国古老农耕文明的鲜活样本，它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场域，让我们持续了解自己的传统。”

2021年9月，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与唯品会公益签订塑头乡村振兴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塑头实验”由此展开。

这次“实验”的团队来自五湖四海——同济大学教授邵甬担任项目总规划师，对古村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梳理，推进在地文化的活态保护；张永和，则负责为古村设计一所全新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春阳台艺文中心（以下简称“春阳台”）。

从2022年4月开工，项目团队在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等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下，克服了无数困难，只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让“春阳台”这座现代艺文中心从古老荷塘上“长”了起来，并于2023年4月20日“谷雨”节气落成开放。



春阳台入口



张永和(左三)、沈曼(左二)在威尼斯双年展现场

图/受访者提供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周欣怡 何文涛
策划：邓琼
摄影：朱绍杰

3 村的未来： 希望“太阳永照”，作“长虹式”可持续发展

上午十时许，古村被太阳唤醒。塑头村村民黄阿姨将三轮车停在荷塘旁，将车上的袋装芋头、通心菜、姜、葱等自家种植的农作物分类摆到摊位上。她说，以往每天清晨六点，都会在自家农田里采摘新鲜蔬菜，到炭步镇上摆摊售卖。

但这两年，她打破了过去十几年的习惯，把摊位移到村里。“现在游客多了，村里就能做买卖，年轻人们也愿意回村里工作了。”黄阿姨抬起右腿，指指脚上的泥巴，“这些菜，是我刚下田摘的，你说新不新鲜？”

和大多数本地村民一样，黄阿姨如今住在旧民居北侧不远处的新屋。新屋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改善了当地人的居住环境。但每逢节庆盛事，村民们依然愿意聚集在旧屋区祠堂前。在新旧屋区之间，当地特意规划了一条通道，贯通传统古巷和当下生活。

走入村落古巷，“红棉古树青云桥，小巷深处人家绕。书室栉比人影，渔樵耕读一梦遥。”此粤韵古意，正是从古至今塑头古村的生动写照。

荷塘的清香弥漫在清水砖铺就的村道两侧，祠堂、书舍和民居东西向一字排开，它们背后，梳式排列着的条条青石古巷，都以仁义礼教命名。耕读传家、崇文重教是塑头村

古村日渐蝶变。

新塑头，是新的环境、新的建筑，更是新的浪潮。

如今，当我们来到三余里古巷里，已是游人如鲫。泡泡玛特、茶经宜世、名创优品、肯德基咖啡馆等新派店铺聚集，在一些开放的二楼天台，还可以一边喝下午茶，一边饱览镬耳屋脊叠影的古村风光；21座独栋乡居院落组成的特色民宿群“和春住”，修旧如旧，以原生态设计融于塑头古村建筑群中，内部设施已成为提供舒适度假体验的居所……

质朴规整的青砖与鲜艳醒目的招牌，如传统与潮流的缩影，在这里和谐共生。据了解，塑头乡村振兴项目引入村民共治共建机制，其全部收入均用于回馈村民及乡村振兴事业发展，带动村民持续增收，并且作为广州市花都区乡村振兴示范带的重要节点，辐射带动周边古村落文旅发展。

坐落在古村口，一座被池塘环绕的青红砖混凝土建筑——春阳台艺文中心，更为这场“实验”提供了融合传统古村落与现代建筑美学的活性载体。“春阳台”出自岭南大儒陈献章（1428—1500）的书斋名。它立于荷塘，宛如高台，形取自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描述的“台，观，四方而高者”。

夏雨阵阵，沾带雨珠的荷叶相互依偎，微风吹拂下发出沙沙声。站在春阳台屋顶朝西南方望去，空中的荷花池与村落里的水域遥相呼应，成为高低错落的“立体荷塘”。“春阳台”的建设占用了村头原来的荷塘，我们应该把这片水面归还给塑头，就在屋顶上种植了荷花。”总

设计师张永和如此解说。

春阳台上，常设展览《与道大适——中国读书人的安身与立命》即从有耕读传统的塑头古村出发，将目光聚焦于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典范，展出的65件文物，以墨迹与信札系连“岭南第一大儒”陈献章、“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两朝帝师翁同龢、出身花都起步的骆秉章，以及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岭南名家康有为、梁启超、容闳等非凡人物。

如此传统的人文保育，吸引了最现代的国际目光。今年2月，20世纪最负盛名的世界级雕塑之一的贾科梅蒂，他的79件雕塑原作被“搬入”春阳台展厅，中国艺术家以此为灵感制作的六件艺术装置则被“嵌入”古村，同构为《1的纪念性》；贾科梅蒂在塑头展览。慕名前来塑头古村观展的游客，累计达数十万人次，其中不乏来自俄罗斯、英国、加拿大以及巴西等国家的国际游客。展览期间，春阳台特别邀请了戴锦华、梁文道等文化名家前来观展并举办讲座，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参与其中。

这个“五一”假期，春阳台上新《有，有：陈粉丸个展》，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的艺术家陈粉丸，将自己的当代剪纸装置作品，带回了她外婆的故里塑头村。其中的重磅作品《不息》，是一条由镂空纸片构成的粉色长龙，其原型就来自塑头村内祠堂“谷诒书室”内，一幅高悬于门楣的水墨云龙壁画《教子朝天图》……这也是春阳台策展的一贯思路：艺术与古村相连接，并作深入的当代文化特色表达。



今日的塑头古村①与春阳台②

指向，塑头项目还有更大的雄心。

除了游客，塑头古村和春阳台近年来也不断迎来海内外人文学者的团队。张永和任教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还有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等学术机构，在此举办展览，开展田野调查与学术对话，为推动人文湾区打造新的文化交流和实践平台，彰显了岭南乡土场域的独特价值。春阳台的东侧，一座新的研究中心正在建设中，塑头项目团队启动“耕学+”研习项目，希望打造青年共学、共生、共创的社区聚落……

“不是我们去拯救乡村，而是乡村如何拯救我们——一向古村落学习。”在邵甬看来，更多的当代中国人，应该意识到文化遗产对自身的价值，而“塑头实验”最终指向的是探索一种“传统村落再生”的模式。

夜幕降临，塑头村口的荷塘水面升起灯光。黄阿姨推着三轮车，穿过青云桥，往家的方向驶去，那也是古时进出塑头村的必经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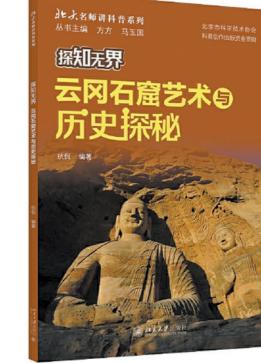
她一边告诉记者，“这两年来，原来泥泞不平的水泥路铺上了沥青，路灯也是新换的”，一边和路遇的村民打着招呼。身边，不时闪过年轻人、游客的靓丽身影，路旁的食物肆摊兀自热闹……

曾被历史善待的塑头村，正在走向它的新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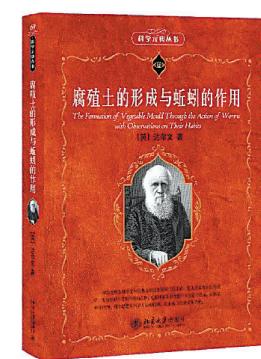
出版书单

《竹影鲸歌：杜甫的意象世界》
欧丽娟 著

本书将杜诗意象纳入《诗经》以来的整个诗史发展脉络中观察，更借鉴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观察分析的眼光，由此可具体而微地理解杜甫何以为诗圣。

《探知无界：云冈石窟艺术与历史探秘》
杭侃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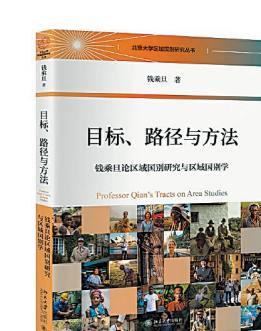
本书探讨了云冈石窟这一中国古代艺术瑰宝的壮丽与辉煌，梳理了云冈石窟的历史背景，包括其建造的时代、文化交流的影响，以及在佛教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对中国艺术和佛教研究的深远意义。

《腐殖土的形成与蚯蚓的作用》
查尔斯·达尔文[英] 著

这是达尔文最被低估的杰作，凝聚了达尔文40年研究成果，奠定现代土壤生态学基础。其权威性无可争议，是博物学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德意志心灵》
黄燎宇 著

作者是北大教授，他以其10年来对德国文化、社会的独到观察，带读者理解德意志文明内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目标、路径与方法：钱乘旦论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
钱乘旦 著

区域国别学是一个新的学科，而且是一个交叉学科，建设好、发展好这个学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学术界、教育界面临的一大挑战。作为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具体成果，本书提供了新学科建设的思想框架。

如果说对苦难的诗意化叙述是《托钵记》的外部形式，那么古老且真切的善意则是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内部精髓

精读

□李嘉辉

“创伤书写”中的东方智慧

苦难叙事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质，但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托钵记》的叙述则蕴含着一股诗意化的气质。汪泉在回忆《托钵记》的创作过程时说道：“文学是让人活着的，是让人得到希望的。”托钵——在世俗的眼光中，被视为是一种最肮脏卑微的乞讨行为，但作者从这一行为出发，使托钵上升为一种境界，透过卑微看到人性中最光辉最灿烂的曙光。

作者汪泉凭借西北与华南地区的多层成长经历，将甘肃的乡土文化与广州的城市景观结合，完成了南北文学的交融互鉴。继小说《阿拉善的雪》《白骆驼》《随风而逝》等作品引发关注后，《托钵记》延续他对边缘人物的深度关怀，以当代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为切入点，在对九个相互独立又彼此串联的故事的叙述中，为小人物立传，书写时代的另一个侧面。

“干渴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由此可见，作者心中对苦难有着与世俗不同的别样理解，即在时代与命运的多重审视下，最终实现对苦难的超越。这种直面苦难、超越苦难的人生观

念，构成了“创伤书写”中独特的东方智慧。于苦难的沙漠中找寻希望的绿洲，于喧嚣的社会中寻觅心灵的归宿。《托钵记》将创作中心聚焦于社会中的小人物群体，透视他们在生活苦难中的艰辛与坚守。这与作者曾经的记者身份有着密切联系，他对这些隐匿在黑暗街巷中的“微光”有着强烈的共情。自封为司令的残疾父亲，带领村民对抗干旱的胡八爷父子，在广州行乞的阅粤一家……九个故事中每个人物的经历都渗透出作者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思考。

作者对苦难的诗意化叙述主要体现在语言和主题两个方面。首先在语言风格方面，通过语言的韵律变化，塑造诗意的语言风格，更具可读性；其次，在主题表达方面，对苦难的处理方式不是以悲剧结尾，而是让苦难与救赎同时出现。在《自封为司令的爸爸》一篇中，被疾病侵扰的父亲一直以一个残疾的形象出现在读者心中，但在文章末尾，即将离世的父亲却又回归到了正常家庭中给予孩子温情的父辈形象，书写苦难的同时在读者心中埋下了希望的稻种。作者从西北写到华南，

不同的地理风貌与人情样态赋予了小说多元的文化厚度，但对生命的尊重始终贯穿在小说的各个角落，在对人生的苦难与烟火的书写中，小说的生命力油然而生。

如果说对苦难的诗意化叙述是《托钵记》的外部形式，那么古老且真切的善意则是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内部精髓。这种善意源自中国文化在千百年间流转刻下的斑驳记忆，是在儒道哲学的熏陶下积淀出的精神刻印。在《自封为司令的爸爸》一节中，“我颤抖着双手，轻轻扶起他的头，他亲热地看着我，突然微笑着说”，汪泉将

托钵记



父子间的生死离别加以诗意化的善意渲染，将死亡的恐惧阴影巧妙过渡为人性的温情记录，在善意的斑驳流露中驱散了苦难带来的压抑。